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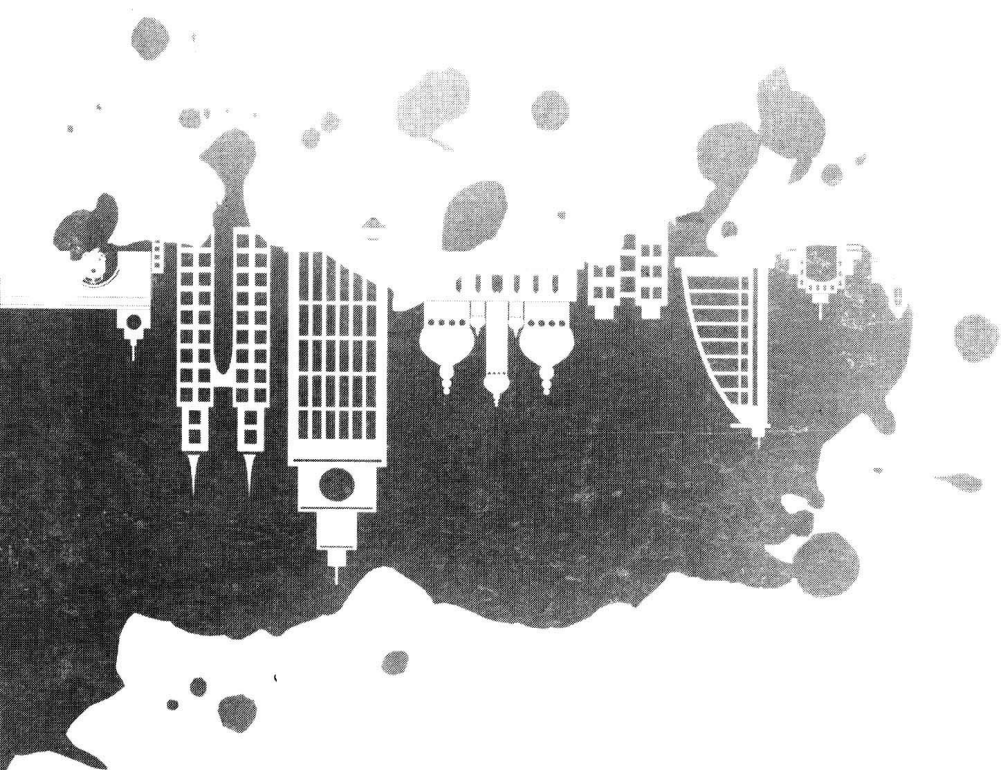
最繁华处最惊心

一个青年学者的文化观察

常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最繁华处最惊心

一个青年学者的文化观察

常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繁华处最惊心:一个青年学者的文化观察/常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301 - 22604 - 9

I. ①最… II. ①常… III. ①文化 - 评论 - 中国 - 文集
IV. ①G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0516 号

书 名: 最繁华处最惊心——一个青年学者的文化观察

著作责任者: 常 江 著

责任编辑: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2604 - 9/G · 36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39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一

孔子的叮咛

解国记

翻看常江的书稿,想起一个小故事。

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答:“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再问:“然则师愈与?”孔子摇头:“过犹不及。”

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比较贤良?”孔子说:“子张行事过头一些,子夏行事略嫌不到位。”子贡再问:“那么,子张较好一些?”孔子说:“‘过头’和‘不及’,同样不好。”

过犹不及。做人、做事、为文,莫不如此。

文不达意,可谓不足;观点偏激,可谓过。

年轻学者常江在《新华每日电讯》撰写文化时评已有三年多。他的文字,洋洋洒洒但无冗余;他的观点,求新立异却不偏激。字里行间,闪烁着孔子的叮咛。

时下,一些评论作者为追求眼球效应,常忽视理性思考;为生产偏激的观点,常放弃专业和深度。这让时评成为一个既受欢迎又受诟病的文体。但是,读常江的文字,你会感觉很踏实,信任感油然而生。因为在他的字里行间,更多地流露着理性和尊重。

在他的文章里,你可以看到反思甚至愤怒,但看不到嘲讽。当舆论一边倒地讥笑“中式英语菜单”时,他可以从外国友人的实际感受出发,探讨“中式英语”的实用价值;当舆论一边倒地挞伐苏州的“东方之门”(被网友讥讽为“低腰裤”)时,他可以理性地列举法国埃菲尔铁塔的故事,讲述这座知名建筑如何从被莫泊桑嘲笑的对象,变成巴黎的象征乃至法国人的骄傲。

常江的文章,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被展示的艺术》(刊于2012年8月24日,见报标题为《王刚的“护宝锤”是电视文化的象征》)。当时,某档电视鉴宝节目被披露砸碎了许多艺术真品,由此引发媒体的指责和反思。常江的文章并没有拘泥于判断是非,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

毫无疑问,砸烂藏品,并不是艺术品鉴定的必然环节。之所以这样做,显然出于电视节目观赏性的需要。作为一个对各类花瓶缺乏兴趣的普通的电视观众,我得承认,吸引我不断收看这个电视节目的唯一元素,就是王刚突如其来挥舞大锤砸碎“赝品”的瞬间。……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赝品”。……绘画大师毕加索年轻的时候,曾以模仿劳特累克、马蒂斯、德加和雷诺阿的画作为生,仿得出神入化,几可乱真。从题材到手法,这可是当之无愧的“赝品”。但今天来看,它们构成了艺术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价值更是不菲。……

也许,在电视以及互联网的时代里,所有人、所有事物,最终都将走上被展示的道路,而且这种展示背后拥有数以亿计看客的支持。但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会去自觉维护艺术自身运转的规律,用更加辩证和通达的观念去看待亦真亦幻的收藏品。而我们要反思和反对的,不是那锤子究竟砸烂了多少真品,而是有多少温和、理性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在那落锤的瞬间,烟消云散。

越理性的文字,越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它更加接近和尊重常识。我想,这也应是常江撰写和集纳这些文章的初衷。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

序二

而立“八零后” 担当最风流

陈昌凤

这像是“八零后”的平实反省：想得太多，说得太多，但做得太少——我们自己就没半点责任？（《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这像是八零后的担当宣言：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我们可以努力去改变（《全球化的忧伤》）……摆在面前的，是一部洋溢着新生代情怀的文集，既有文化论说，也有时事评论、学术随笔，作者是一位文艺气质的“八零后”学者，因此书中不仅有学术性的严谨求实，更有评论家需要的理性、独到，以及文学家诗人般的感性和灵气。

这是一部贴近社会的文集。评论的由头、讨论的话题、日常的感想，均来自现实、紧贴生活。仅此一点，就要让我们重新审视刻板印象中有些虚浮的“八零后”——其实他们真的很踏实勤奋。

这是一部充满思想流动的文集。风入松、光合作用书店的倒掉，让作者感慨传播技术的变革与对文化和思想的敬意之间的关联（《书店之殇》）；惠特尼·休斯顿、乔布斯之死带来中国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忧伤，让作者反思全球化带来的对现实的逃避（《全球化的忧伤》）；《非诚勿扰》主持人讽刺嘉宾着装、性格缺陷，引发作者论说娱乐节目、新闻报道中“应该”“必须”式灌输的价值观，有悖于文明社会的媒介将事实和观点分开、将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交予民众的应有之义（《关于价值观》）。发散的思维，从事实到联想、从现象到本质，作者展示的是理性的探索，

人文的情怀。

这是八零后的成长记录。看着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和那些中国老电影,作者说:“也许不懂,但我会努力让自己懂得更多些”(《八零年代的电影与八零后》)。这里表达的就是八零后们的学习和探索精神。生逢“八零年代”的人如我,度过了理想与激情的时代;“难逃争议”的“八零后”如常江,却读出了八零年代奉行的法则:正义是客观存在——是历史、社会与中华民族普遍信仰的道德法则,应得到所有人的敬畏。作者显然不是一个迂腐的掉书袋,但文集中时常可以读到诸如“《论语》里,子贡有句话”、“邓小平曾说过”、“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米歇尔·福柯曾经将知识视为……”,还引有来自许多学者、文化人、网民、朋友、路人甲的话语,从中可见身为八零后的作者从生活与书本、从现实与历史、从经验和自然中一直在不断学习着。

书中散见不少提炼出的新生代的箴言和警句。“历史由人写成,且终究须回归于人。”(《司徒雷登与〈在华五十年〉》)“一个社会最严重、最难修补的危机,存在于文化之中。一旦文化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附庸,这个社会注定面临坍塌的危险。而这,恰恰是今天的中国人眼前最大的困境。”(《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本书的文字也充满了机智,“把无形的文化包装出售的所谓‘文化产业’……并不是以创造力为主要特征的,而是将传统文化商品化,变成人人皆可购买却又不敢恣意谈论的消费仪式”。“在一个连‘谈感情’都‘伤钱’的年代里,让文化坚守一尘不染的精神净土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量’和‘质’的微妙分寸还是有严格把握的必要。”(《为朱熹庆生》)

作为一位学者,文集集中的作品也颇显专业性。谈新闻、说媒体、评电影,都是专业人的能力和态度,评论中除了有传播现象、传媒景观,更有传播与社会变迁视角的审视。说到某些媒体人“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和冷酷”,作者说:做一个悲悯、有同情心的

人,比所谓专业主义更重要(《比冷静更重要的》)。谈到中国网络上的人肉搜索,作者说:“将无关大多数人痛痒的快感建设在少数人隐私权遭破坏的基础上,折射出我们的网络生态依旧停留在民粹主义阶段。”(《人肉搜索何时休》)

作者视野广阔、话题丰富,加之悟性深高,并在读硕士、博期间先后两度游学欧美,新奇的景观、中西贯通的感悟,令文集增添了新鲜情致,引发多重思考。他观察的奥斯卡颁奖礼、在异国他乡琢磨的“春晚”、在中西课堂上感受的学生之被动与主动,发人深思。被大家谴责的“中式英语也充满了本土化的活力和创造力”,有时用外语地道地表达中国事件,“却要生生扼杀掉文化中的许多韵致”,削足适履(《为“中式英语”说两句公道话》)。

这样的评论,可能不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老辣勇猛,却有刨根问底、发人深省的坚决无畏。文集中确实也氤氲着“自我”情结和“小资”情愫——八零后的符号?你也可以说常江们“自恋”,但是,不自恋的我等上几代人,一旦失去了自然的、社会的“他恋”,便觉一无所有,那时我们或许会羡慕他们拥有这种剔不去的自恋财富。

之前零零散散地在媒体上读过一些常江的评论,没想到他攒下了这么多!我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读过,想起那些精彩的文段还会再读过,即使之前在媒体上读过的,也有了新的心境和语境去理解。读着这部文集,我会想起2002年北京大学大二课堂上那个男孩常江,他批评电视新闻失真的宣传腔调,那时他是有观点的学生;我会想起那个曾经立志做文学的青年,在他二十来岁出版的几部小说里满是复杂的青涩和迷茫,在感性背后满是对人生的追问和思考,那时他是有思想的文艺青年;我想起和他一起分析布什时代美国的政治传播、研讨结构功能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传播史,那时他已然成为一位有追求的学者;而当我们

面对现实难题对坐无言时,他还是一位诚恳而友爱的朋友……常江在北大、清华求学达九年,恰在我任教于这两所大学期间;他现在人大任教,本人则曾在那里求学——我们分属两代,人生轨迹却有几多重合!作为教师,我努力发现和欣赏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和优点,我发现的常江,或可用他在评论中盼望的人才——“创新型人才”(《表达与质疑》)来概括。我也欣悦地看到,如今已为人师的他,抱着学习的精神而非指导的态度与“九零后”的学生交往沟通,并领悟到“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社会进步的参与者,而非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所谓代沟》)。他对九零后学生们的发现,一如当年我对他这八零后的认知。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八零后们正如日中天,他们充满锐气,勇于担当。

纵然这篇序文里蕴盈着我对自己学生偏爱的情感,但是这部评论带给读者的新意和感动,一定是客观而真实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目录

大写的文化

书店之殇	003
对内容的敬畏	006
全球化的忧伤	009
为“中式英语”说两句公道话	012
八零年代的电影与八零后	015
文化无奇迹	018
被展示的艺术	021
到戛纳去秀什么?	024
感受奥斯卡	027
关于价值观	030
没有大众,何来传播?	033
由“羊的传人”想到的	036
全民向钱看	039
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	042
司徒雷登与《在华五十年》	045
伟大的可能	049
文责谁负?	052

一个时代的结束	055
艺术,归谁所有?	058
因噎废食与饮鸩止渴	061
为朱熹庆生	064

纯粹景观

无关尊严的“北京咳”	069
“变味儿”的妇女节	072
拒绝入侵	075
乔布斯之死引发的思考	078
卡扎菲之死与偏执的正义	081
科技解放人性?	084
审美的排异和暴力	087
那些隐藏的歧视	090
人肉搜索何时休	093
日本地震后的中国余震	096
如果有来生,当不当记者?	099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102
如果世界末日是真的	105
谁的春晚	108
选择相信,还是选择怀疑	111
一言难尽标题党	114
一切皆有可能	117
造词之风:创意还是无赖?	120
这只熊猫刺激了谁的神经?	123

未 来

百年校庆的喧哗与骚动	129
悲悯之心哪去了?	132
被禁锢的知识	135
表达与质疑	138
从“北大会商”到“清华限行”	141
大学教育应为想象力设限	144
高招之怪现状	147
所谓代沟	150
教师的使命	153
教授炫富惹恼了谁?	156
教育的细节	159
人人都爱速食面	162
用什么战胜浮躁	165
逃课的故事	168
关于“公开的秘密”	171
校园里的爱与性	174
要命的同质化	177
一个提笔忘字的时代	180
由南科大开学想到的	183
有解释,无真相?	186
又是一年高考时	189

不孤独的人群

底线的消解	195
婚姻大事	198
急个啥?	201
禁烟那点事	204
救救孩子	207
看书与阅读的辩证关系	210
不文明的权利	213
拉登死了吗?	216
明知不可为	219
勤政与懒政	222
让人民有尊严地回家	225
人人都有抑郁症	228
认错很难吗?	231
为了乞讨的自由	234
文化创新的障碍	237
我们真的宽容吗?	240
政策与自我	243

在琐屑中建设

吃素与立法	249
传统真的不能丢吗?	252
堵车与堵心	255

关于吃的道德问题	258
关于我们对北京的爱	261
中国人来了	264
拒绝缓冲	267
每个人都需要集体记忆	270
免费的诱惑	273
谁的城	276
伪科学与谣言的“魅力”	279
我们都是雾都孤儿	282
孝敬之道	285
由“占领男厕所”想到的	288
由隐私权想到的	291
与爱国无关	294
小镇青年的快乐生活	297
 致谢	 300

大写的文化

书店之殇

前些日子,老牌学术书店风入松的倒掉让很多混过海淀学院区的人黯然神伤,我也不例外。我读大学时,北大周边共有四家书店,虽规模不大,却远近驰名,分别是南门外的风入松、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东门外的万圣书园和45甲地下的野草。不足十年,其中两家已销声匿迹,另外两家勉力生存。风入松之殇尚未痊愈,光合作用又倒掉了。这次受伤的可不止是学者和真正读书的人。光合作用是全国性的连锁店,专门开在大城市的繁华地段,不但卖书,也卖各种小资情调的文具、礼品。于是,迷恋书店胜过迷恋书籍本身的人们也加入了悼念的队伍。似乎一夜之间,民营书店走上了穷途末路,无法挽回。

传统书店真的已经到了末日吗?每次遇见出版业的老朋友,我都会饶有兴致地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有些残忍)。但得到的答案与显而易见的现象截然不同。魏童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北京出版圈知名的图书策划人,早年以一系列畅销军事小说起家。他有个比喻,耐人寻味。他说:地球总有毁灭的那一天,但在那之前人类肯定能找到更加宜居的星球。说得再直白些,就算大环境风雨如晦,依然有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大环境,不负责。至于时髦的数字出版,在他看来,“不也就是内容吗?”

魏童的话令我很感慨。作为一个传媒研究者,我和我的同